

春
在
堂
詩
編

壬癸編

春在堂詩編十四

德清俞樾

壬辰元旦口占

歲朝婦孺共團樂八九衰翁強盡歡未便衣冠都脫略
已於拜起倍艱難明窗試筆年規在余每年元旦書元旦舉筆百事大吉
入靜室焚香日課完每日誦金剛經一過元旦不輟莫對屠蘇悲失歲

夕陽光景暫盤桓

新正二日花農自廣東省垣傳電賀年率書一絕

句復之

金蛇紫電御風行吉語傳來不計程親筆老夫書客籍

嶺南星使賀新正

立春前一日聞雷詩以紀之

迎春官吏剛入城阿香駕車隨之行依依格格雌雄鳴
老夫坐聽心爲驚傍有村姬喜相慶道此休徵名臘迸
每逢臘迸是豐年莫訝冬而行夏令斯言載籍無所徵
卻思舊事從前曾吾年十六歲在丙除夕聞雷聲鑿鑿
光緒九年十一月葭管飛灰纔六日亦聞雷鼓填然鳴
似挾一陽從地出乃知此事初無奇我生以來兩遇之
其餘記憶所不及試問故老當能知連日煩蒸不可奈
強御重裘思解帶豐隆鬱律出奇兵石破天驚來意外

臘迸之說雖無稽其象非同震遂泥但願今年果大有
吾先農父操豚蹄

正月十六日許氏二外孫女歸王氏長外孫媵之
以詩

嬌養吾家十八春

外孫女六歲來吾家今二十四齡矣

今朝爲汝締良姻

阿爺日下嬖泉下憑仗衰翁作主人

梅花香裏月團圓十六良宵好合歡春在堂前添色澤

分將喜氣到門闌

王郎年少最翩翩名姓曾經達

九天

王氏外孫於其祖文勤公身後

奉有及歲引見之論

爲有文勤遺澤在他年知是玉堂仙

更欣從母卽慈姑佳婦佳兒兩足娛明歲姑年剛五十
壽筵能得抱孫無

其姑卽吾長女也
今年四十有九矣

至退省庵率二兒婦姚孫女慶曾曾孫女璣寶同
拜彭剛直公祠時公奏稿新於吳下刻成卽以一
冊交守祠者置公神龕

刻成奏議及遺詩

詩入卷亦已刻成尙
未印釘故未攜來

後死難將此責

辭青史大名奚藉此白頭老友合如斯只憐近日余衰

甚大似當年公病時

余近者腰肢酸
痛艱於行步

扶杖三潭三太息

餘年幾度拜彭祠

新市人沈阿長在西湖爲余操舟有年矣以婢瑞

香妻之并爲製一小舟使操以爲業

浮家莫笑似浮萍爲製煙波一小舸他日我來湖上住
漁童前導後樵青

余殘牙零落能喫筍而不能喫蓴有問者口占答
之

尙堪大嚼貓頭筍無可如何雉尾蕪吾齒居然仲山甫
剛柔茹吐異常人蕪絲柔滑入口無可捉摸不如筍固
鍾根可任人咀嚼也此非親歷老境
者不知

曲水池上新成一小橋賦詩落之

園林一曲柳千條但覺扶疏綠蔭饒爲惜月明無可坐

故於水面強爲橋平鋪白版儼成路俯倚紅欄剛及腰
更置梯桄通小閣差堪布席置茶銚自有此橋曲水亭與回峯閣通矣

花農學使以羅定所出蒲席兩端寄贈并云此卽

古所謂蒲越越讀如字以地得名也固衍其意賦
此爲謝

輶軒使者乘輕輶羅銀水畔何迢遙迢遙寄我兩端席
發視何啻瓊與瑤彼中民俗俱工織織蒲爲席好顏色
陸離儼似錦成文滑笏不同裘有絨使臣行部偶得之
更發高論前無師古云越席卽謂此以地得名夫奚疑
尤可徵者曰蒲越經師誤讀音如活豈知蒲席自越來

故名蒲越配橐籥不見磬石出韶州云是虞廷之鳴球
嘉魚出自肇慶府南有嘉魚歌於周而況蒲越製最古
祀天用之義有取須知蒲席來從越亦如苞茅貢於楚
王者豈以異物珍所貴德足來遠人德足來遠遠物至
郊壇乃敢陳明禋我朝規模更無外海外珍奇盡來
會區區一席何足言寄與先生當綳帶老夫得此成奇
觀草堂六月俄生寒韓公贊歎黃琉璃杜老驚詫青琅
玕作越席歌滿一紙老夫之意不止此願君廣搜席上
珍杞梓櫟楠貢天子

曲園卽事

手治園林十八年亭臺泉石故依然自從添造平橋後
風景依稀較勝前

回峰閣小小於舟經歲無人此一游今日人人連步上

要看新月柳梢頭

自造平橋曲水亭始與回峰閣通矣每新月初出其地得月較早也

玻璃爲鏡卽爲門

曲水亭北設小門兩面皆玻璃閣之則似鏡屏然

別有雙匳

壁上存爲是吾園難縱目教從鏡裏看吾園

竹筒引水作流泉滴瀝清聲到耳邊試向橋頭憑檻看

水紋添得幾重圓

盛水於缸置山石間以竹筒引水而下水之使上流入池中

小浮梅檻又重新綠幕紅闌映水濱更仿鐵龍浴河法

頓教翳穢變清淪

小浮梅檻故矣時又新之并以曲水池中多柳葉翳穢溶之使清

每逢月夜儘倘佯無月還來此納涼偶有微風生樹杪
已聽簷鐵韻琳琅

書花農國香三瑞詩後

並蒂花開第一枝風流猶是秀才時六朝駢體無多讓

已兆徐陵絕妙詞

君第一次於杭州三元坊館舍得並蒂蕙君猶諸生也同里許君贈詩云

名花自古如名士駢體文章愛六朝

並蒂花開第二枝老夫及見爲題詞更煩鐵面趙清獻

同賦煖風芳草詩

君第二次於姚園寺舊宅中得並蒂蕙時已以庶吉士假旋余爲賦詩彭

剛直公時在西湖亦爲賦詩

而今開到第三枝使者銀羅校射時莫向騎奴頻問訊

夢中早已報君知

今歲四月君校士羅定又於輿中得並蒂蕙問誰道此無知者而其夜曾

夢人以夢蕙

四盆見餘

三十年來三見之遙知九畹舊曾滋海棠雖避詩人諱

正是清芬克紹時

君避太夫人之諱故易其名曰蕙實則三次所見皆九畹之秀也第一次

在辛未歲第二次在辛巳歲今歲壬辰三十年矣

焚寄彭剛直公

謝病臨淮自乞身

璽書再起舊綸巾象牀寶帳無遺

語虎節金符又重臣辛苦灰盤當日事飛揚油幕此時

新雲旂倘向江邊過一笑相逢兩故人

花農以荔支見惠卽次原韻賦謝

杜老猶銘菜把恩，況貽珍果到寒門。
已分冷豔來梅嶺，去年君度庾嶺更擷甘芳到荔園。
高價可傾吳下市，曾折早梅寄贈車正歷海邊村。
只慙一語真非分，天上人間義託師門。
云天上慈雲罔極恩，人間風義託師門，蓋以所得荔枝分半薦先分半寄余也。

卽事口占

本來蠶菜盍嘗君，暑日腥羶更厭聞。
不是聞韶亦忘肉，居然三月食無葷。

善飯廉頗是將才，豈余衰朽敢追陪。
近來飯量殊堪笑，朝一茶杯夕酒杯。

莫將眠食問何如，老去精神尙似初。
九九炎天八十一

著成十四卷新書

長夏杜門不出著書得十四卷因夏後亦有九九之謬故題曰九九銷

夏錄

截簫引水作泉聲

注見前

翦紙爲鐙代月明

以綠紙糊圓燈懸空中望

之如月

世事由來都是假老夫何必不人情

又得四絕句

寂寞閒居養散材經時冠帶滿塵埃門前投刺人稀少

有女歸甯當客來

謂歸王氏長女

江花鄭草總荒蕪尙有童心只自娛三耍近來添作四

西湖新製勝遊圖

曲園三耍者一爲八卦葉子格二爲三才中和牌譜三爲勝遊圖今又製

西湖勝遊圖則圖矣

大慙大好滿人間無怪昌黎欲汗顏草草課孫文一卷

吉林傳誦到臺灣

余所著課孫草前年有自吉林來求者今年有自臺灣來求者

計字酬繚非敢叨也煩潤澤此枯毫曲園文價年年長

試比隨園總未高

隨園當日竟有以千金求一文者余文雖極貴尚不能得其三之一也

中秋夜作

萬里陰晴今夜同此言未敢信坡公客談偶及兩年事

風景懸殊百里中

妻姪姚穀孫言前年在上海舊年在無錫中秋皆遇雨而蘇州則皆晴也

東坡謂中秋晴雨皆同此言未信

塵世只須論見在清光且喜滿長空

吾生如寄姑行樂也學吳兒拜月宮

朱將軍殺虎圖

將軍名洪章字煥文貴州開泰人官永州鎮總兵時
有虎入城將軍發火槍斃之故作是圖

朱將軍勇冠軍雲臺煙閣銘其勲

以戰功
賜

永州城

虎入城呀呀張口誰敢撓萬槍隆隆聲不徹無奈虎皮
堅似鐵將軍一槍搯其喉狂吼未終虎已絕昔時李將
軍射虎非真虎已自英名震千古將軍所斃真於菟真
虎所至千人遁將軍直前無峙踞真視猛虎如鼪鼯至
今披此圖一幅尙有威風動林麓我謂此事猶尋常將
軍當年手縛虎中王

克復金陵時地雷發將軍首先
入城破偽王府親擒偽王之兄

任筱沅中丞訪我春在堂適潘蔚如中丞及盛旭

人觀察繼至旭翁年七十九蔚翁年七十六筱翁
年七十而余則七十有三賓一主共二百九十
七歲因以詩紀之

四人二百九十七一主三賓春在堂五老未全誰繼至
八公分半已成行蒼浪鬚鬢看俱古脫略衣冠恕我狂
三公皆盛服余則布衣朱履太史明朝書盛事老人星聚在金閭

筱沅中丞見示和章疊前韻酬之

三壽作朋真我幸一時並集在茲堂珠槃敢主耆英會
來詩語意非所克當花樣休題官錦行旌節輶軒皆是夢湖山壇
坵尙能狂坐中潘鬢蕭疏甚猶擬秋風叩
帝閭蔚如中丞

有重九日
北土之意

重九前二日崧鎮青中丞劉景韓方伯黃澤臣廉
訪主心齋觀察不期而集並訪我於西湖俞樓中
丞曰是亦一盛事可與吳中四老之會並傳矣不
可無詩因疊前韻又成一律

曲園居士湖濱住大會羣公在一堂十載戟門老賓客
中丞方伯皆吳中舊雨近十年矣幾人詞館舊班行
廉訪觀察皆翰林後輩湖山
眺覽能增色年齒推排許放狂
余馬齒最長再報德星杭郡
聚又教傳述到吳閫

吳季英以所藏隨園十三女弟子請業圖索題率

書四絕句

授經從不到姬姜絲竹徒聞集後堂天爲先生開創格
穠桃豔李滿門牆

春日湖樓雅集時蛾眉羅拜老袁絲括蒼洞裏前身在
或者猿公本是雌

少小流傳歸娶圖白頭眉案未曾孤編詩倘使容周姥
應集名流拜大家

曲園何敢比隨園未許山莊舊例援卻笑合肥賢相國

強從師友較淵源新得合肥相國書以余與相國並出
曾文正公門下引鄧遜齋語門下

文一武爲比而又自謂過之
姑存此說俟後人論定耳

姚少泉表弟言余鼻有元峯是神仙中人謫降此
說余所不解又言凡謫降者多不得志於人世甚
有流爲乞丐者則頗似有見戲作一詩紀其躑言
敢云生本謫仙人且借譌言證夙因十句九儒無定格
三茅二許有前身料應洞口雲猶在莫把人間事認真
久住閻浮竟何味枉將碧落換紅塵

觀影戲作

湖樓良夜小排當老尙童心興欲狂戲劇流傳黑媽媽
南宋時以影戲著名者彈詞演說白娘娘是夕所演爲宋輕移韓時青白二妖事
壽折腰步明露徐妃半面妝曲罷局闌人亦散世間泡

影總茫茫

青溪別色鑪歌爲潘偉如中丞賦

中丞撫黔時 奏開鐵礦遂於青溪建造別色鑪
成適值大雨其介弟觀察君通西學者又逝遂封閉
至今甚可惜也中丞爲圖以紀之屬以詩張之

中丞材識當代無一生心血存此圖借問此圖圖何事
貴州青溪別色之洪鑪嗚呼周官叩人失其職地愛其
寶祕不出禮失求野學在夷古法流傳來異域方今人
人言富强生金生粟徒茫茫金銀有氣人不識翻教
地來狼朧中丞杖節到貴水上察天文下地理古稱產

鐵三千六百有九山誰料菁華乃聚此問此何地曰青
溪鐵苗滿地無高低乃於此地建大厰高凌霄漢深及
泥耳目心思三者竭一旦鉅觀成突兀汽鑪礦鑪通陰
陽風管氣管窮豪髮自古材大用必難又逢大雨天漫
漫次公逝矣疇人散徒令異論交謾譎我謂東山宜復
出大鑪重開應有日玉英色白金英黃豈止鐵官慶饒
湓先生一笑搖其頭已將此事付東流五十萬金六年
力博得千秋萬載古蹟青溪留

哭門下士朱伯華觀察

伯華名福榮紹興人隨其父在蘇州曾以文字就正

於余庚申春蘇州陷余挈之出危城中從浙西轉至
浙東相依一載有餘以內子姚夫人撫視有恩事之
如母與亡兒紹萊猶兄弟也後以孝廉官部曹出爲
監司分發直隸於李傅相營務處司支放兼筦海軍
衙門出納一歲中經其手者無慮數百萬金而絲毫
無所私傳相甚重之年未中壽而卒惜哉

哭君何事最淒其難忘相從患難時廿載事余真似父
一官爲國不知私龔生竟天殊堪惜伯道無兒更可
悲泉下倘逢吾婦子爲言尙未定歸期

授經石歌

言一
花農行部於英德得一石若老人危坐而手一編者
因名之曰授經石寄贈余於吳下余觀之其左一翁
危坐其右又似有人踞而受者笑曰此吾曲園墨戲
中所謂曲園課孫者也蓋仿佛形似各以意視之因
賦此詩卽寄謝花農

老夫恣筆爲墨戲華石衡雲出新意曲園二字似老翁
一孫字似童子侍是曰曲園課孫圖以字爲畫從古無
不圖世間有此石此右得無爲老夫一老儼然岸幘坐
約略須眉竟是我手中似有一卷書有人俯而受之左
使者行部偶見之歡喜絕倒相奉持云是曲園授經像

神工鏤刻非人爲遠自天南寄吳土頓使米顛首爲俯
授經愧無經可授課孫又慙孫也魯惟念英石世所珍
況此石爲我寫真置之案頭竊自笑我本山中一石人
天寒風勁久不至曲園矣日來以看雪數至遂於
艮宜小飲

一年好景過如雲歲暮園林未足欣冬月矜嚴真御史
宋人陳昉穎川語小云秋月如翰林冬月如御史朔風跋扈上將軍枯楊落落
都無色凍雀啾啾若有云今日偶來看雪景不辭久坐
趁微醺

小窗婦豎話喁喁三白今年喜竟逢市脯製成剛趁臘

村沽釀就却宜冬

臘肉冬釀酒皆席間物

風飄竹葉飛青鳥雪壓

松枝卧玉龍

此句乃許氏二外孫女抱珠作上一句則老夫對之

自煮瓊華殊有

味

掃雪自煎之以瀹茗

明朝還擬再扶筇

癸巳元旦

歲歲年年老學庵又迎春色到江南青郊韶景一百六

絳縣衰年七十三葷血已將除宿垢

近喜蔬食

茶香還擬緝

叢談

時又草茶香室四鈔未知成否

待將小牘松窗寫自顧黼唐恐未

堪

松窗小牘宋無名氏百歲老人著

題張价人太守銅官感舊圖

咸豐四年金陵賊由武昌犯長沙上據湘潭下扼靖

港曾文正公檄精銳攻潭自帥師攻靖敗於銅官渚
公自投於水太守先在莫府見公手草遺疏知必將
死潛匿舟尾至是突出援之公問何來以湘潭捷告
益衡言也公大喜遂不死已而果捷賊遂遁此一舉
也實中興大局所係斯圖所以識也而人鮮知者惟
見李次青方伯紀事及左文襄感舊文太守名壽麟
長沙人終於泰州牧癸巳春有以圖見示者率題一
絕

大將一星危欲摧有人扶起上雲臺乾坤旋轉皆由此
只算手援天下來

呂烈女詩

女父名佩芳母吳氏女於光緒十八年五月四日死年二十三

無錫遷蘇州有編戶呂氏其業爲縫人生計賴十指家
有好女兒嬌豔若桃李閨中習鍼線厨下佐刀匕許嫁
顧氏兒馮氏之義子纓繫已多年冰泮猶有俟去年媒
氏來言壻甚不美鼻涕一尺長狼藉無人理惟嗜阿芙蓉
終朝守牀第今年媒氏來言壻見逐矣馮氏棄不顧
誰怙復誰恃行從伍大夫吹簫於吳市一說母搖頭再
說父切齒家有好女兒嬌豔若桃李閨中習鍼線厨下
佐刀匕若以嫁此兒終身復何倚償爾聘幣錢還我年
庚 紙一刀兩決絕概付東流水女始聞而驚猶疑未

至此女繼聞而悲天乎竟至此

疊用二至此用采薇二之故車輦二庶幾例也

嗚咽閉戶泣慷慨仰藥死客冬大雨雪今春寒未已倮然顧氏兒凍餓不能起一朝斃路隅踈曲若羊豕上距女死時不過期年耳黃泉倘相見其顙定有泚一爲餓葦鬼泥塗化蟲蟻一爲貞女魂雲路鳴環珥俗論徒悠悠誰歟表厥里吾爲烈女篇敬俟采風使

往年潘文勤公以峨眉銅佛見贈銅廣一尺修五寸鑿佛十八尊云是峨眉銅佛殿之壁殿毀壁摧偶得其殘片也然其色黝黑不類銅余讀范石湖吳船錄知峨嵋有三千鐵佛殿因疑此爲鐵佛賦

詩紀之

峨眉山顛佛放光普賢大士開道場徒衆三千競來會
白猿青鵠森成行後世因有鐵佛殿不識何年何代建
三千鐵佛聚一堂長聽山禽呼佛現往歲文勒潘司空
貽我古佛云是銅銅廣一尺修半之鑿成佛像大小同
纍纍三六一十八想見良工費磨刮言此銅佛殿之壁
昔孟蜀時所建剝毀此殿者張獻忠殿毀壁亦無遺蹤
偶然得尺或得寸無異琥璜圭璧琮獨怪黝黑非銅色
青銅黃銅莫能識摩挲再四竊有疑其色黝然竟似墨
疑此鐵佛殿所遺石湖居士親見之彼時三千今十八

宜乎貴重逾尊彝故人文勤已長往應到光明巖頂上
倘從法界參普賢爲鐵爲銅試一訪

司馬溫公澄泥硯歌

硯有溫公銘云與蓮兮同出與玉兮同質願我非君
子兮胡爲處此室署曰涑水君實志有真西山跋及
延平李侗與文徵明觀款今藏杭州孫君仁甫家

古人之硯惟用瓦是故昌黎氏以陶後世之硯取材廣
金銀銅鐵紛其曹就中石硯用最普端石歛石各有譜
最奇澄泥出虢州歐公會以貽原甫又聞高平呂老人
所治泥硯若有神偶得一二價百鎰若無呂字猶非真

溫公此硯世罕見重以其人非以硯笑他紅漆鳳皇臺
遺物流傳蜀王衍摩娑此硯有深思與玉同質無磷淄
想見辛勤十九載通鑑全書屬草時

戴氏妾割臂詩

丹徒戴樹人觀察有妾袁氏戴他出妻吳小產甚危
妾割臂肉藥以進竟愈夫人子之於父母妻妾之於
夫此事恒有之若妾之與嫡則自古無聞也爲賦此
詩以襮其事

割股非正理昌黎之所訶然實由至性迫於無如何苟
非性之至安肯刀輕磨事之最奇者莫如呼延贊割股

療子疾過情良可歎亦因愛厥子方寸爲之亂今有戴氏妾割臂事尤奇不惜妾膚痛但求嫡病治塊肉入嫡口效過蓼與蓍戴公時外出妻吳孕未育一朝危欲墮乳醫手盡束妾袁計無出背人自剖肉吾觀周易象二女卦曰睽同居志不得一室相勃谿異哉戴氏室有此妾與妻戴固能齊家吳亦能逮下至於袁氏者吾所見蓋寡至性至情事夫豈有所假乃歎天下事文義難拘牽父爲子則悖妾爲嫡則賢同此一奇行而有然不然此事格於例未能旌於朝要當表襮之以回薄俗漣倘有輶軒使采我此風謠

聞浙藩署有瓊花戲作小詩乞劉景韓方伯翦贈
數枝

聞說瓊花開正妍乞公翦贈數枝鮮好揩老眼分明看
莫誤尋常聚八仙

越日瓊花至實卽聚八仙也口占一絕句

將謂天葩出化工誰知原與八仙同千秋衛霍麒麟閣
多少英雄草澤中

景韓方伯索作瓊花詩爲賦長歌

揚州瓊花天下無北宋移植至汴都南宋臨安亦移到
兩處旋植皆旋枯還之舊地乃復茂春來花葉仍扶疏

宦者陳源弄奇謫偷得劉郎接花訣

劉禹錫詩云接樹兩般花古來言接

花者始見此

翦取瓊柯三兩枝聚八仙根巧相接杭州自此

有瓊花后土蕃釐幾莫別或云金兵下維揚瓊花一樹

先摧傷道人偷以聚八仙潛種舊日瓊花旁河豚膺本

已非實鸚鵡遷地安能良又聞鄆縣有炭谷炭谷瓊花

白于玉中央一瓣如蝶形隨花開不隨花落花落蝶飛

飛上天將無去傍瑤池宿如斯不媿稱奇葩移根疑自

仙人家仙種凡間那能見紛紛目論能無差且邀廿四

橋頭月來認無雙亭畔花我客杭州垂卅載未識瓊花

竟安在襍組丹鉛費討論

謝肇五襍組楊慎丹鉛錄均辨論瓊花

山礬花

子徒欺詒忽得劉公一紙書貽我盈筐珠瑋璫山中適
開聚八仙家僮折取來爭妍細看兩花實同類花開皆
在三月天色昏相近形亦似八朶排列如環圓我出一
言花勿惱是一是二勿深考此花開傍行中書固宜膺
受瓊花號在山則名聚八仙伴我山中成九老

杭州瓊花歌

余前謂瓊花之與聚八仙二而一者也乃丁君松生
以明人楊端瓊花譜見示則瓊花九朶而聚八仙八
朶區以別矣余適以杭州瓊花歌課詁經精舍諸子
因走筆成此篇雖似考異郵仍是參同契耳

瓊花謂卽聚八仙斯言未定然不然譬如滿山紅躑躅
謂卽鶴林之杜鵑將以此說爲是歟西施乃只直一錢
將以此說爲非歟邢尹原不分媼妍或謂聚八仙有子
瓊花無子異在此恐亦如麻有雄雌雌者爲苴雄者臬
苴則有子臬則無是亦陰陽之定理又沉物類不可知
區者萌者多參差八月桂花無一子四季桂花子滿枝
芭蕉之子亦罕見閩廣甘蕉子離離尋常穀樹皆有子
獨於斑穀則無之如以子有無爲辨世間凡卉皆堪疑
又謂其葉有分別瓊花之葉光而潔聚八仙葉微有毛
此其所論殊瑣屑虎薊貓薊等薊耳一皺一光竟何說

亦猶山林之民毛地土使然非有劣乃今得見瓊花圖

繪之者傳序者盧

前明監察御史傅公繪圖三山盧昭爲序傳公名不傳

國朝

周熙又重繪兩圖傳刻無模糊要皆九朶非八朶竟與聚八仙懸殊八朶九朶既有別難云一樣如雲茶將毋瓊花實仙種自元以後見者無陳源弄巧已堪歎如以鶴頸來續鳧自命程嬰唐道士道士名大嵩恐其所存非趙孤作僞更有金丙瑞竟以贗鼎充昆吾瓊花之論自此定誰言莫辨雌雄烏花下徘徊忽自笑按圖索驥亦未肖天下之物惡能齊齊物莊周見未到自六十莖至百莖不妨同受靈蓍號自十五莖至八莖不妨並入建蘭

考梔子之花固六出而八出者亦自妙桂樹之花同四
出而五出者亦不少卽如雪花本六出翦水仙人同闕
巧至於春雪則五出玉戲天公又改造雖有八朶九朶
殊難定上中下中表虛煩討論楊鐵崖楊詩云冷然墜
下枝香九朶
損頭白如玉又云後人恐負無雙
號八仙換取如瓊貌考訂甚明徒費咨嗟于少保于詩
云愛爾蕃釐玉一叢奇花不與八
仙同然忠肅實未見揚州舊植也朱鄭興裔辨瓊花一
異三異苦探討獨於八九置不言於意云何人莫曉者
夫欲爲花解嘲前人成見毋相膠洛以流坤吐地符河
以通乾出天苞洛出九疇河八卦八數九數分其曹要
皆乾坤之精蘊能得其一皆足豪古之瓊花九疇數今

之瓊花八卦爻奇偶陰陽天所定雌雄牝牡物莫逃雌
者有子雄無子無分俛羽鱗介毛一奇一偶數旣判有
子無子理亦昭乾坤苞符於此洩豈一道士權能操我
讀爾雅雖未熟蟲魚草木粗紀錄唐蒙均號女蘿類檟
櫟同稱木槿屬如必屑屑與分晰安得老圃爲我告何
者鹿蔥何者萱孰爲苦蕒孰爲菊芙蓉菡萏今同名牡
丹芍藥古一族古今時異物亦異未可故見拘碌碌空
山獨坐荒榛荆忽然滿眼皆瑤瓊九老未能共談笑八
公猶幸同年庚中郎虎賁旣近似玉環飛燕毋相輕揚
州瓊花不可見見此敢謂非瓊英走筆爲作瓊花詠佳

話應徧杭州城

花農以手製蜜漬荔枝自高州寄贈

嶺南荔枝遠莫致自漢至唐歎不易趙宋移植到汴京
居然成實亦堪異近來海舶走飈輪閩粵雖遙三日至
應笑當年楊玉環年年辛苦紅塵騎要其香味固已殊
盤中飢餒聊勝無嶺南學使出新意百花仙醴盛冰壺
蜜漬鱖鱖古所貴況此佳果逾楊盧果然歷久味不變
絳羅衣襦白玉膚高涼山下仙雲墮頓使全家頤盡朶
老夫笑謂姑徐徐未可尋常視果蔬一盤先供大士前
次及亡妻次及我攝衣手進身鞠躬重違來意焉敢惰

君來書屬以一盤先供余所奉觀世
音大士再以一盤供亡婦姚夫人我初食荔丙寅年

郭遠堂中
丞所餽爾來歲歲登我邊方紅江綠徧領畧或已臭

腐或尙鮮飽食內熱解以蜜良方曾聞前人傳東坡先

生啖荔口定使蜜殊同流涎君出新意合古法人疑妙

製來于闐
于闐國食粳沃以蜜見歐公五代史豈與煮食哀家比或猶醋

浸曹公然迢迢千里薦時食進之家廟陳几筵餘甘分

我已可感不煩再奠荒山阡
君又寄一瓶至杭屬其友楊君代薦家祠又薦之亡

婦姚夫人墓下余力辭之

橘珠

廣東化州有小橘土人琢爲珠亦頗可玩花農以二

串見贈爲賦一詩

蘇澤堂前種獨殊垂垂小實滿高株誰將王母萬年橘
琢就牟尼一串珠香比麝臍收到靜形如驪頰摘來粗
不須更詫奇藍好剛配懷中橄欖壺閩中橄欖核製爲小壺可盛鼻煙余得其一枚亦頗滑笏

女蘿篇

哀魯氏女也魯女適李氏不得於舅姑及其夫仰藥
死其父幼峯太史余門下士也賦詩悼之寄以示余
余賦此篇弔魯女兼慰幼峯

女蘿附喬木願與喬木齊兩枝并一榦終古無分暌何

意此喬木非杞復非桮斲鼯之所穴鵲鵲之所棲方春
亦冽冽雖晴猶淒淒所見是何象終日惟昏黯所聞是
何物終年惟寒蛩女蘿質太弱女蘿枝苦低憔悴菅蒯
色零落桃李蹊女蘿長已矣能弗念舊閨返魂今無術
轉世古有稽春風一潛吹幽質或再萌不復爲女蘿以
弁易其并化爲階下蘭伴爾天上藜

花農又以蜜漬鮮龍眼見贈勝以詩次韻賦謝

昔時曾荷杜當陽贈我驪珠一斛量卻好彭鏗同坐

手攜班扇共招涼

往年杜小舫觀察曾以鮮龍眼見贈適彭雪翁在坐共食之

十年

前事渾如夢萬里傳來別有香定比茯苓松子好堪供

服餌孔元方

石蟹蟪蛄味各存品題應感老坡恩久聞虎眼推殊品

新與龍牙共到門龍牙乃荔枝中異品雋物豈容辱奴隸龍眼有荔枝奴

之餘甘兼許逮道昏南方草木知無數好倩諸生細討

論花農初至粵觀風以
論南方草木頒命題

花農以助振拜花翎之 賜以詩賀之

新聞 恩命出朝端翠羽飄搖大可觀 昭代酬庸推

獨重儒臣拜 賜得尤難昔年席帽游燕市今日貂蟬

勝漢官頓使老夫爲起舞山中歆側竹皮冠

火浣布

火浣之布非一類或云獸毛或木皮狢狢之獸出南海
鎖鎖之木生西夷萬里隔絕不易得無怪疑論騰曹不
故人新自蜀中返章一乃以此布充餽遺其大數寸僅
如掌其粗更過紵與絺其色亦非皚如雪若黃若白又
若黝投之火中轉燦爛居然縷縷如銀絲始知真有火
浣布安得翫燕一問之不知石絨之所織抑或火毳之
所爲相傳建昌有此布今來自蜀夫何疑所惜不堪製
爲服并不中爲巾與褸惟於東洋紙布外老夫得此又
一奇

往年日本門下士陳子德
曾以東洋紙布一端見贈

壽孫琴西同年八十

回思四十四年前與子相逢在日邊詞館一時推好手

君與慎美卿曾樞元皆庚戌榜中善書者名場三度作同年丁酉甲辰庚戌皆與君爲同年

乍聯鷄鶴猶非熟得到蓬萊總是仙文字論交何日始

南歸送我有詩篇余癸丑出都君有詩贈行

災年百六苦相催太息昆明有劫灰我已歸從五湖去

君初飛下九天來君由上書房出守安慶紫陽偶共文壇啟丙寅丁卯

余與君分主蘇杭之紫陽書院白下旋看行省開吾榜曾王兩開府文謂

誠文勤兩公相期同作濟時才

從前筮易得明夷岡伯還朝亦一奇君曾筮得明夷卦余謂明夷馬

壯吉君以太僕卿倘使三天重入值料應八坐總堪還朝亦其驗也

期長安道上收殘局老學庵中補舊詩尙有永嘉流派

在商量千古太平基

君刻永嘉諸先生書甚多

七十詩成共唱酬

會和君詩十自壽詩

而今又越十春秋世間百

歲一彈指林下三人都白頭

楊性農同年言庚戌同年中性農及君與余爲歲寒

友未必兒孫無繼起最難耄耋更同游尙期一十二年

後重聽賓筵賦鹿呦

計是時君年九十一余亦入十四若預行於癸卯正科則尙可少一

也年

人生天地閒二首答坐客

人生天地閒與逆旅無異前之人尙存後之人又至同處一室中不能無情意乃區分輩行乃設立名字爲子

孫曾元爲伯仲叔季是乃古聖人以此強維繫寶皆過
客耳同策長途騎老夫逾七十百年亦容易猶未抱曾
孫計代不盈四愛我爲我期置之不足計涼亭一椀茶
客枕一覺睡須知後客來本爲前客替後客未到門前
客姑少鯁

人生天地間與戲場無異或貴爲侯王或賤於奴隸或
尊嚴若神或懔懔若魅或名士風流或力士鬪鬪鮑老
與郭郎各坐各人位蒼鶻與參軍各執各人事總之皆
戲耳博人一笑啞老夫逾七十久已謝冠珥一孫歌鹿
鳴尙困南宮試愛我爲我期置之不足計冠帶漢官儀

巾服唐人製笙簫鬧袍笏金鼓舞旗幟不過梨園中各
演一場戲

朝鮮人池君文光字叔謙航海而至中華訪我於
姑蘇而余適在杭乃來杭州而余又還蘇因留杭
以待余之至自夏而秋五閱月始得一見余感其
意爲賦此詩

萬里東瀛外乘槎到浙中遠煩平壤客來訪曲園翁歸
國期難定懷人句轉工吳山還越水夏雨又秋風自愧
衰羸甚虛叨譽聞隆西湖好風月聊慰子游蹤

右台仙館題壁。

祇此西湖景今來又不同輪船參滙俗

高氏豁廬燈舫有木輪船

染吳風

張勤果公祠有蘇製燈船

景物年年異園林處處工石台仙

館裏寂寞老楊雄

借高氏豁廬木輪船乘之游張勤果公祠

已整歸裝尙未旋

時卽將還吳下

沿隄小試木輪船富春舊館

猶前口

張勤果公祠本嚴氏富春山館舊址

勤果新祠又幾年徑路崎嶇

走山罅樓臺絢爛照湖邊轉添兒婦憑欄感陳迹回頭

一惘然

二兒婦姚氏姚與嚴故有連兒婦幼時侍其祖母游西湖卽寓富春山館所居曰萬卷樓

北望可見後湖迄今四十年陳迹全非萬卷樓故址亦不可復識矣

鎮青中丞過訪山中賦謝

頻年車騎到西湖今入山中路更紆人謂嚴公優杜老
史傳李及訪林逋綠駢安穩無騶唱紅樹蕭疏卽畫圖
見說先生新戒酒不煩村鳥喚提壺

去年嚴緇僧同年曾以孝婦詩見示余亦賦詩美
之不存於集今年十月余在吳下病瘡瘡止又發
氣痛宿疴委頓異常二兒婦姚晝夜奉侍衣不解
帶者已月餘矣余感其意補前詩成一絕

曾讀嚴家孝婦詞病中伏枕有餘思吾家婦亦如君婦
七十衰翁仗護持

時大兒婦樊孫婦彭均還母氏惟大
兒妾干氏隨同侍疾備極勞勩附告

人後

病中成生老病死四絕句

無端失足墮塵寰
大氣盤旋一瞬間
辜負劬勞無報答
每逢生日總潛潛

生

重重往事過如烟
百歲光陰付逝川
一箇泥塗絳縣老
居然七十又三年

老

自知久客早應回
底事還勞一豎催
寄語病魔休作劇
爾姑先去我當來

病

鐘鳴漏盡勢難留
便是千秋第一秋
兜率海山隨處好
莫教飄墮又來游

死

生死問答四絕句

問說生人樂生人樂若何春花與秋月想比夜臺多

死

問生

人間是何物道左一涼亭各走東西路無非此暫停

生

答死

但有生而死從無死更生茫茫死後事尼父不分明

生

問死

聞君體不適一睡卽安然暫眠猶是好何況是長眠

死

答生

病起試筆

偃仰胡牀兩月寬

病中踞一胡牀半起來庭院暫盤桓
眠半坐兩月有餘

病情子母循環易

初發癰疾輕重相間俗謂之子母癰藥劑君臣配合難

陰陽虛實病者不自知何責醫者余所以執廢醫之論也水面泡痕渾欲散燈中油

燼未曾乾尙留槁木形骸在明歲春風且再看

峩眉小松

蜀藩龔仰遽方伯寄贈長不二寸十餘株爲一束紅紙緘封歷數千里不槁栽小盃中培以泥土青蔥如故亦奇品也

溼活乾枯萬卉同天生異質細如絨山厓蘊蓄千年綠紙裹封題一寸紅久閉篋箱無灌溉畧沾泥土便蔥蘢已從蜀道來吳下又寄燕臺與粵東

余以分寄京師許子原廣東徐花農

石花

徐花農學使自廣東寄贈其質石也其形花也
玲瓏可愛此與上蜀松二題本擬爲作長歌老
病未能各賦一律而已甚矣衰也

刻玉彫瓊出化工是花是石總玲瓏天邊變態雲同白
海底珊瑚樹未紅芝菌叢生形略似柏松變化質難同
世有松化石闕中又有柏化石遙知使者搜求富多少珍奇鐵網中

嘉平二十九日寅時立春余於卯初忽捫得一蟲
念春德在生不忍殺之放置草間戲賦一詩

吾非王景略又非王介甫此蟲何爲來其大幾一黍是

時甫立春生氣正和煦君子順時令推愛到雛乳是亦
一佛子豈論微與巨余不忍汝殺放爾就泥土爾其吸
春風爾其飲春雨物類有變化久久且生羽化爾爲青
蟲飛翔到園圃視在敗絮中豈不大得所吾愧非江泌
不容爾生聚吾亦非薛嵩不責汝報補一笑賦此詩春
色到豪楮

甲丙編

春在堂詩編十五

德清俞樾

甲午元旦於孫兒陞雲書室中見瓶菊猶存爲賦
一律

柏酒桃湯換歲華尙留瓶菊數枝斜
且斟元旦屠蘇酒
來看重陽隱逸花
未必秋容爲我壽
莫將春色向人誇
須知冬暖渾閒事
敢擬吳中太傅家

吳縣潘文恭公有元日菊花詩

題羅兩峯山人所繪尹文端公諸人小像後

兩峯山人寓居隨園時諸名公皆請其畫小像
前後得八像袁子畬同正乃隨園先生從孫也

乞余題後

熙朝人物盛乾嘉唐宋元明未足誇幸有兩峯留妙墨

儼於諸老接清華相國文端推領袖椒園開府承華胄

名慶保文端公子滋圃參知衣鉢傳節堂綸閣相先後陽湖孫

氏一名儒老坐書城校豕魚更有風流兩名士船山詩

筆夢樓書丙堂司馬名稍晦查奕昭號丙塘要亦同時推老輩

誰其殿者小倉山白髮朱顏彌可愛一人一幅互傳摹

如對詩家主客圖自是隨園遺澤好至今文采照寰區

惜我遲生三十載鬚眉空向圖中對七人不幘一峩冠

隨園先生外同是莊襟兼老帶八人皆病腕題詩力未

七人皆不冠

堪惟欣盛會冠江南斯人雖不科名重入老居然鼎甲

三莊滋圖狀元孫淵如榜眼王夢樓探花八人中備三鼎甲亦奇

余來右台仙館適山花盛開折取數十枝插瓶罍

中羅列架上亦頗可觀爲賦一詩

蕃釐觀瓊花鶴林寺杜鵑不圖空山中能教兩美全

世謂

聚入仙卽瓊花映山紅卽杜鵑雖未必然要自同類更有花中王萬卉難爭妍參

差置架上絢爛羅庭前遂令山齋內春色來無邊豪門

買春色諧價百與千磁斗橫斜插錦幔高低懸可憐賦

十戶不敵酒一筵誰知山中花賤若薪蒸然山童拗花

至養之以山泉盆盎皆適用瓶罍隨所便居然大富貴

初不費一錢世閒朱與紫對此皆菸蕪作詩自誇耀勿向城中傳

劉鐵樵珊璚河南南陽人余視學中州時取列高等食餼者也今以卽用知縣來浙聞余入山親至山中展亡婦姚夫人之墓賦詩謝之

屈指於今四十年大梁舊夢付雲煙猶餘白髮門生在來拜青山墓道前已愧登龍虛夙望尙煩下馬過荒阡老妻地下聞知否回首夷門定惘然

余去歲賦瓊花詩謂今之聚八仙卽古瓊花但有八朶九朶之殊因發奇偶牝牡之論自謂至確今

年山中此花盛開細審之則九朶者亦或閒有且
有十朶者同在一樹而朶之多少不同乃知前說
亦不盡然而聚八仙與瓊花同類則益信矣補賦
一律

瓊花九朶古流傳八朶花名聚八仙誰料妍媸鬪邢尹
非如奇偶卜坤乾品流晉代幾難別眉嫵唐宮各樣全
想自陳源移接後至今花國竟無權宋宦者陳源以瓊
花移接聚八仙至
今種類之穠
想由於此

游崇先龔慶寺觀珍珠泉

欲訪珍珠泉因度馬鞍嶺非僧爲我導遙望但引領興

迷不得路虎跑
寺僧爲導之

崎嶇久乃至小屋類舩艫屋上三重茅

其高僅及頂旁有一泓泉清瑩如古井僧言朝暮閒泉
出力殊猛一串牟尼珠照映日光炯我以足蹴之果然
沸如鼎深感泉有神非時應我請此寺雖荒涼此山實
幽靚肇始吳越時歲年亦旣永薦福與崇教舊名誰復
省崇先襲慶名記載尙彪炳南宋造官酒於此置修綆
泉甘酒味好無人不酩酊方今西湖上寺寺盡荒梗僧
謀闢此山檀施夫誰肯惟念巖壑佳頗足塵囂屏倘有
好事者閒來啜新茗小築數椽屋藉領四時景虎跑龍
井外是亦一佳境

湖樓山館禠詩

蘇杭來往路歲歲借鸞輪戲詠香山句題爲一隻輪

余於

二月二十四日發蘇州樂峯中丞借普慶小輪船曳帶

水驛經臨熟如將舊例稽樓溪今晚泊明日到餘溪

余途

中不謁客惟於唐西小泊二兒婦母家存焉次日至德清歸墓卽開赴杭州

一到西湖上先登剛直祠城中諸舊雨相見不嫌遲

余至

西湖卽率兒婦輩謁彭剛直公祠

年年湖上住婦豎總追陪今日香山叟攜將月上來

余每

至西湖兩兒婦及曾孫女必有從者今歲則歸王氏長女亦來

久作山林客休嫌禮數寬只堪談風月初不具衣冠

余至

俞樓卽縣手書一聯云止談風月不具衣冠右台仙館亦然

陰晴殊頃刻涼燠辨幾希惟藉暑寒表自量朝暮衣

寒暑表一以爲衣服增減之節

處處皆詩料因教詩興加階前書帶草屋角繡球花

階下書帶草甚茂

孤山林處士竟不果移居我向右台去逋仙定羨余

靖隱孤山有詩云山水未深猿鳥少此生猶擬別移居可知孤山猶非隱處然竟不果移也俞樓卽在孤山西麓余每歲至俞樓小住卽移居

右台仙館此一事勝逋仙矣

寂寞山齋內聊堪一事誇客來憑檻坐高下盡瓊花

卽聚八仙詳見余所著瓊英小錄山中甚多折以插瓶羅列滿架

壁上何所有存留舊日詩墓圖漢畫古吮字梵書奇台右

仙館壁上懸余往年落成之作女壻許子原所錄也又

懸漢董君石闕所畫祭墓之圖門下陳子宣所摹又

宋刻咸甯縣臥龍寺吮字則從孫篤臣所摹也

晚來扶竹杖徙倚墓門前密樹藏松鼠空山叫杜鵑

以松鼠命對王氏弟三外孫女對以杜鵑頗有會心卽以入詩

搗得嬌孫去能將樂事尋滿籃采桑榭盈把拔茅鉞

孫女璉寶從茅根初茁可食曰茅鉞

出水絲蓴細掀泥毛筍粗兩皆宜素食肉食客知無

喫蓴菜必用羹湯又細切火腿拌之余殊不知其佳也

山中但以筍湯煮之乃得其眞味喫毛筍亦然謂此物

宜配以豬肉余不敢謂知味者也

詩十五

連日陳湯餅老懷聊自娛兒孫生日好歲歲在西湖三月

初二日爲二兒生日十七日爲孫兒
陞雲生日山館湖樓皆爲具湯餅

一雨幸無事仍難掩敝廬門前人乞藥坐上客求書上湖

及山中此二事
最多日不暇給

結夏權輕重山中偶效之自慙非孟業什一我猶羸夏立

日以大科稱人余謂是僧家結夏之制山中逢立夏亦
戲爲之余稱得九十勛語林載孟業肉重千勛余不及
其十之一也

索居寡聞見近事廣搜求湖上佛傳戒城中官慮囚

寺僧傳戒余往觀之威儀頗盛四月五日
擬入城謁客聞中丞是日秋審過堂乃止

山花非一族隨意插籬笆且養哺鷄筍休栽老虎花老

花卽鬧楊花也亦名黃杜鵑花雖好有毒

家近南山下南山事頗詳山村問徐范山客訪王張徐

范村皆在南山又有一山家覆姓王張余曾訪其主人乃張氏子贅於王氏者也其事猶在康熙間

游事都成例於今廿二年曉斟龍井水暮酌虎跑泉每

游山自龍井走九溪十八澗而至理安小憩又至虎跑品茗而還自癸酉年始幾成游例矣

叢祠滿山麓名姓未能詳只怪胡公廟夫人乃姓卽井龍

有土神廟卽宋侍郎胡則配以夫人卽氏余按其墓志夫人乃陳氏也同年應敏齋廉訪爲其鄉人余嘗以語

之然未能訂正

天竺開山後都將佛地看緇流滿湖上只有兩黃冠

惟照膽臺闕廟及葛嶺初陽臺爲道觀餘皆僧廬也

遙指盤陀石靈龜此是家寄言老元緒慎勿過張華

後湖

有鉅石鼉窟湖邊相傳下有巨龜大可盈丈能化爲人

古墓竟誰氏墳前石几留何年鑄頑鐵錮此土饅頭

後湖

有古墓以鐵錮之不知其誰也傳聞異辭墓前石几猶存

珍珠泉最好惜少屋三椽何必乾坤洞虛拋六萬錢

珍珠

泉在馬鞍嶺山景頗佳但止一茅棚無可坐耳乾坤洞在石屋洞上甚偏仄虎跑寺僧曾以六萬錢買之

山居雖僻陋幽事亦紛淆花寄寺中簪文煩門下鈔

杜以

丹兩盆寄法相寺僧依盟養之又以山中所作文數篇託門下士王硯香鈔錄

老夫聊慕古門下各求新有客來投刺周秦以上人

門有

下士孫鏡江吏部來見其名刺摹鐘鼎文

絕妙閨中筆臨摹散氏盤徐陵有嬌女試寫折枝看

江鏡

吏部命其女公子摹散氏盤銘書便面以贈余因寄廣東倩花農學使女杏文於一面畫花卉

老去陳京兆來談般若經能降即能住方寸自虛靈

余注

金剛經以即住即降伏發明無實無虛之旨陳六舟大京兆見訪乞一卷去

送去劉公是旌麾到汴中山人入城市誰授歛煙筒

劉景

韓方伯每見余必命侍者進煙筒時移藩汴梁余往送之臨別依依余謂之曰此後入城無以此進者矣歛煙筒見

佛經

魚菽年年例湖樓亦一陳因逢家忌日不拜佛生辰

四月

入日先大夫忌日也余每歲是日皆還蘇寓致祭設或不及即於俞樓行之亦往年故事也

山肴兼野簍風味總山家爛煮夔州麪濃煎盧洞茶

蜀士

張君鑒彥贈夔州麴甚佳然必爛煮乃可食盧洞茶出廣西

平生不解飲小飲亦陶陶且學杜陵叟樽中有蜀醪

如方伯以家釀見餉乃其鄉甘泉縣釀法也云曹參飲醕酒卽此物少陵詩蜀醪誰造汝亦謂此

御冬雖有蓄御夏倩誰供賴有盤中物青青乾菜蕪

士馮夢香以菜蕪乾見贈云以開水漬之卽青翠如生夏日苦無鮮菜得此殊可喜詩人以旨蓄御冬此則可

夏也

宋嫂魚羹好城中客未嘗況談溪與澗何處白雲鄉

醋溜魚相傳卽宋嫂遺製余溯樓每以供客陳六舟學使趙展如方伯皆云未始知有此味況九溪十八澗諸

勝城中諸公宜無知者矣

海內求文字誰知百不工閻羅亦從俗乞序曲園翁

去歲

杭人許仲孫茂才德達曾為冥官權閭
羅王者數月著有冥記一篇求余作序

全孝以身殉斯人亦可傷姓名猶未識何以發幽光求
書殉身全孝四字者轉展相託而來竟
不得其姓名事實但為題年月而已

吾書行海內頗亦費舟車好事曹修古編排石印書門

上曹小槎茂才以吾全書行世已久而卷帙繁
重舟車攜挈為難謀川西法石印以廣流通

為惜詩僧少湖山意興孤擬開方外社島可作生徒劉

韓方伯言湖上無詩僧亦大減色倘再蒞浙此事亦須
提唱擬設詩課專課方外余笑曰公果有此舉余願以

月旦
自任

偶校堯夫集頗堪怡我情痛刪吳氏注土飯與塵羹度

節擊壤集有三本一本二十卷編年者也一本八卷分
體者也二本均善一本十卷乃前明兩吳氏所注注皆

淺陋而分其詩爲五類亦殊可怪門下士宋伯言大令恒坊其鄉人也擬假活字版排印屬余校讐余謂宜從二十卷本即四庫本也其闕誤之處以八卷本校之若十卷本則可燒也

於世一無濟徒然抱熱腸燕傷敷妙藥犬癩覓奇方梁燕爲猫所傷以藥敷之不愈湖樓守者蓄一犬病癩授之以方不知效否也

佛會偏逢雨湖隄竟寂然黃旗風裏颭知是放生船浴日遇雨故湖上無游船惟放生船數隻黃旗招展而已湖船縣幟亦惟放生會有之

回憶初來日桃花豔似霞今年花事早看到石榴花時甫

交立夏而榴花已盛開矣

市見陰霾合旋看霽色開天公重蠶事豫爲作黃梅連日陰晴不定山中謂之蠶黃梅以時方育蠶也

湖上太荒寂健兒宵打更因將三蠶義索解到諸生湖上人稀劉吉園統領使健兒數輩聚棹因以三蠶解課詰經諸生亦自作一篇馮夢香謂三蠶義得余說而定未
知然否

聽取嚶嚶鼓山中膽氣豪朝空山鹿跡暮斷野狐嗥舊三足鹿今不復見晚間狐鳴亦稀矣

今歲淹留久居然近五旬興丁與舟子相習總相親搖船者沈阿長轎夫阿王湖樓守者五十皆事我多年矣

山館東頭屋經年築未成我來知幾度何必費經營於山館東頭添作一屋然竟不果

歸過杉青閘扁舟偶一停不逢皇甫坦孤負落帆亭歸舟

泊嘉興城外游落帆亭得電報知孫兒陸雲又下第矣
郭景暎車志載皇甫坦能知休咎書一落字與應試士
子揭榜乃二十三名蓋分析落字爲二
十三名四字也惜吾孫不能應此耳

記游多七絕今作五言詩太息曲園叟江郎才盡時

游之作多七言絕句
今作五言乃變格也

送劉景韓方伯移藩汴梁

纔看節鉞駐錢唐

時護理浙撫

又送旌麾到大梁

魏闕定

承天語渥夷門行聽頌聲長紛紛吏治隨時異滾滾

河流自古狂帝意倚君爲砥柱嵩高維嶽鎮中央

不才何幸接餘風歲歲西湖一笑同已向仙家分玉樹

承折更
花見贈

更從佛坐授煙筒

事詳前
詩注

鍾王書法留傳在

所以

臨邛各種見
贈並乞題跋韓范勲名屬望隆他日重來吾及見定先
竹馬衆兒童

四月二十二日亡婦姚夫人忌辰焚寄

一別悠悠十六年略將懷抱訴當筵
孫婦三春病未痊老我精神非昔日
舉家食用倍從前
不如早謝人間去不管紅塵事萬千

京師市上有以陶瓦鑄成小山及屋宇者亦頗有
致外孫女許綰芸寄贈一具爲賦小詩

老夫無別好所好只山林但得山林意便存猿鶴心
盆池雖小小盤谷亦深深扶杖巖間叟清泉許共斟

一老翁扶

杖立一童子烹茶又
有一猿一鶴一鹿

蜀僧竹禪出新意作九分書謂行書一分真書二
分篆書五分以所書千字文見贈賦詩謝之

八分本從篆隸出割八取八并爲一工此體者代有人
蛟龍盤拏妙無匹或云八分始於秦李斯小篆同時新
作者上谷王次仲本是秦時一羽人何期相隔三千載
上谷家風傳後代

禪師俗
姓王

不爲羽士爲高僧一樣書名

傾海內三真六草皆可焚我行我法前無聞行一真三
篆書五合而計之名九分九分書與八分異同是神通
小遊戲雖寫梁朝散騎文不臨智永禪師字曲園居士

亦好奇曾集其字爲百詩今以一卷寄丈室禪誦餘功
試寫之余曾集千字文字爲七言絕句一百首今以一
卷寄竹禪詩多儷句可以寫作楹聯也

哭孫婦彭氏

作婦吾家十五年迢迢吳楚締良緣重親奉侍堪稱孝

三黨周旋總道賢靜好閨房無詬諍

與吾孫陸雲仇儷
十五年聞其閨房

中無一語齟齬

主持門戶有經權最難去歲衡湘返買得明珠

一顆圓

去年孫婦歸衡陽以匣中資爲陸雲買
妾而還余因其姓龍名之曰懷珠

回憶尙書送女來一時喜氣滿庭陔全無門第驕矜意

孫婦性極謙和雖婢
媼輩不以聲色加之

畧有琴書狡獪才

孫婦喜彈琴一
學卽成小楷書

可觀

亦秀整小惠常思逮糠市

有以貧告者
必小助之

科名并不望金

臺今年陸雲下第南回孫婦語其姑如斯懷抱真堪詫

似比鬚眉更覺恢

只住人間廿九秋曇華幻影竟難留鶴書雲信全無準

今春余在杭州孫婦病已亟矣親筆斗火盤冰總浪投

與余書必曰身體健適服藥甚投恒服養陰之劑亦忍使慈姑揩淚眼惟遺嬌女拜靈幃

間進葠茸肉桂誰知身後無窮事都為吾家豫運籌孫婦病亟時語其

家事已自謂布置妥帖矣

老夫何罪又何辜總坐虛名誤此軀名者造物所忌余

播海內外適足泡夢電雲十年內元魏留支譯金剛經

折除薄福矣寡鰥孤獨一家俱余老鰥夫也大兒婦

電雲與今本異則寡婦也性雲有父

非孤無子而未老非獨然爲大兒後則孤子也其妻死
無子喪帖止列一虛名則不得謂非獨也鰥寡孤獨吾
家備矣惟二兒夫婦全自知住世應非久竟不忘情亦
福然二兒病廢久矣
大愚轉爲癡兒長太息從今誰與奉盤盂余二兒有心
孫婦事之甚謹偶有小疾必往問視日或至八九
次每朝暮具膳稍不精潔不以進是尤人所難也
六月初三日亡婦姚夫人生日焚寄

前詩焚寄墨猶新懷抱今朝又一陳試向亡妻詢近況
又添孫婦拜生辰婉孌定博晨昏喜剛直遙知過往煩
謂親家翁
彭剛直公頓使老夫歸思切不堪久戀此紅塵

西湖葛嶺之陽有古墓錮以鐵余前詩所謂古墓
竟誰氏者也丁君松生謂是宋孫花翁墓以朱青

湖抱山堂集訪孫花翁墓詞證之良塙余爲文記之又賦此詩

水仙廟毀舊基空桑九祠存宿莽豐

孫花翁墓本在水仙王廟側今乃在

桑九郡王廟側疑即水仙廟故址也

過客但知尋鐵墓

東坡詩太昊祠東鐵墓西今借用其

語

詞人誰更弔花翁但看石几今猶在

墓前石几甚長朱青湖詞所云

石几橫陳八尺長也

欲薦寒泉尙可供定我小文丁敬禮不辭殘

碣再磨礧

松生擬以吾文刻石墓前

哀鄰女

女姓馬氏名阿富自幼許嫁張氏子母因其壻不才索庚帖歸女不樂也越兩月竟因小故服毒而死殆

亦其志有不可奪者乎賦詩哀之

本來身世太零丁綠女紅男兩葉萍

女幼隨其母改嫁依繼父以居聞其

婿亦如是

十載鴛盟消劍墨一杯鴆毒死鴉青

所服毒乃不

勞妙藥來施救似悟浮生總委形

臨死時有此語

欲勒貞珉竟

何處老夫詩筆當碑銘

馬氏女死未逾月聞其婿亦服生鴉片而死莫測

其故豈女固烈女而其婿亦義夫邪再以詩哀之

鵲鵲莫惜未同飛生死曾無一月違倘譜吳中新樂府

不妨改唱華山畿

華山畿故事男先死女從之此則反是

彭剛直公祠下焚香

年年祠宇拜崔嵬今拜公祠意更哀
大樹蔥蘢遺蔭在寒柯憔悴女蘿摧
公諸孫皆英英秀發而長孫女料應歸吾家者乃賢而不壽何也
依舊追隨去孤負從前遣嫁來
不獨吾孫腸欲斷老夫
衰淚漬瓊瑰

無端毒霧起扶桑又費軍符日夜忙
辛苦枕戈劉越石倉皇單騎郭汾陽
幾時東海銷兵氣正擬南山獻
壽觴料得忠魂還耿耿問公何計固金湯

毛烈女詩

張漢章司馬縉雲宰江山縣適有毛烈女事司馬訪
得其實表烈懲奸悉如律令受代還省詳言於余余

爲賦此詩

貞烈毛氏女待年於王氏王氏姑不貞家又貧如洗比鄰婦周氏見女詫女美含笑與姑言汝家不貧矣家有錢樹子豈以饑寒死不愁吠有龙但慮媒無雉我與爾爲圉行見趨如蟻一說姑點頭再說姑啟齒

一章

何來

輕薄兒容止亦翩翩買女一夕歡願輸五萬錢介周告其姑姑聞而欣然爲女具膏沐爲女置花鈿女啼走鬢室面目塗煤烟化作鳩盤茶非復姑射仙客驚走而去姑盛怒而前

二章

乃絕其飲食三日無杯羹願爲蟬而

死不爲蟻而生乃更簪楚之徧體遭笞撈乃更錐刺之

流血成膏餒乃更炮烙之皮肉皆如黥乃更斷其指不
使能枝撐乃更翦其舌不使能呶嚶巨綆縛其體手足
皆絝縶沸湯灌其喉腸胃皆煎烹嗚呼女之死百毒何
交并天地爲之泣鬼神爲之驚

三章

鄰里噤不語母族

又無主父死母已嫁得錢賣死女姑喜周亦喜人命輕
如羽無端縣官來黑索縛之去青天一聲雷膽落衆狐
鼠縣官坐堂皇如見爾肺腑開棺面如生血出猶瀉縷
如何死七日尸骸不臭腐姑惡鳥無聲俯首就囹圄橫
脰繫兩足周歷徧所部爾民鑒於茲毋若此豺虎

四章

爰營烈女墓爰建烈女祠墓在紫竹林祠亦於此宜厥

墓何蔥蘢厥祠何鬼義傾城來拜送士女相追隨縣官
親主祭佐以學校師爲文紀其事讀者皆漣洏女年十
有六女家娶江湄女名曰鳳英敬告輶軒知

五章

與法相寺僧般洲話山中風景偶賦

不與山僧話山景幾忘山客住山家神牛夜出巡羣獸
青牛色老麕晨行制毒蛇麕遇毒蛇以前兩足蹴之三蹴蛇死幽谷梟聲藏
密樹危巖虎跡踏閒花朝朝猿狖來分芋深掩禪關未
許搥

雪後口占

連朝愁抱鬱難開又被殘年急景催天末烏頭風未起

俗謂黑雲多風白雲多雨
故有烏頭風白頭雨之諺
空中赤脚雪先來
諺又以不雨而驟雪
爲赤消除兵氣無奇策
抵禦冬寒有濁醪
更喜客傳調語
好行看泰運其陽回
有術者言過冬至後世運卽亨泰矣

乙未春日寄馮夢香孝廉

聞君今又客衢州
應笑吳蒙不解愁
詹尹卜居無善地
祝宗祈死是良謀
春來花事三分過
老去情懷萬念休
擬向石台生壙內
安然一卧到千秋

春在堂東軒瓶梅結實
孫兒陞雲以告二兒婦
援紀文達家瑞杏軒爲證
因爲書瑞梅軒額并紀以

詩

膽瓶臘有一枝春春老天教碩果存儼似萍花能結實
休嫌芝草竟無根觀時已悟浮生寄從俗還將吉語論
手寫瑞梅軒額在留爲後驗付吾孫

首句出韻用前人入羣孤雁例

曲園有牡丹一叢爲柳陰所蔽久不花矣今春忽
開兩朵亦紀以詩

百寶欄前事久非忽開兩朵鬪芳菲紫霞釀醉仙家酒

白麤新栽佛國衣

兩花一紫一白

竟似薛滕來競長休嫌環燕

不同肥

紫者稍瘦

花閒追誦先人句五十六年知者稀

余家舊住

臨平印雪軒有牡丹數株歲久不花庚子春忽開兩朵先君子有詩紀之至今五十六年矣

余自杭州移瓊花至蘇寓植之書室窗前今春開

花甚盛喜而有作

瓊英小錄昔曾編今歲續芬滿檻前海上逢迎盡魑魅
花中聚會有神仙瓊花實卽聚入仙也詳余所著瓊英小錄移根惜未雙株
並杭州移到兩株爲人乞去其一吐萼欣看八朶全見說奇葩還有子
行教吳下徧流傳

送花農學使還朝

春水胥門兩泊船今春君兩過蘇州相聚十日聚首亦前緣迢

迢珠海還朝日草草銀河洗甲年世事豈惟長太息

吾儕聊復暫留連他時英蕩重來日未必衰翁尙似前

哀小獬豸

十年參此小波斯似有因緣不我離未曉已來牀下伺
已昏猶向足邊隨病中灌漑無良法死後薶藏有敝帷
適有敝帷買得荒涼數弓地青衣黃耳共題碑
舊有小婢秋香
死買地葬之今即瘞犬於其旁

書長曾孫女璉寶所持便面

吾愛重孫女含飴倍覺甘聰明渾似母珍惜不殊男上
口詩篇熟居家禮數諳爲書雙福壽副此定應堪
壽二字一而寫此詩

次韻寄贈六橋都尉三多

何以銷磨三伏天不談吐納不談禪蕭條門巷堪羅雀

枯槁形骸欲蛻蟬吳下聊充蘇子美湖州不是杜樊川

神仙宰相都無分欲和君詩自慙然來詩云山中宰相陶宏景地上神仙

葛稚川

七月二十一日為孫兒陞雲聘定許氏第六外孫

女為繼配以詩記之

真是親從親上加俗語有親上加親之信傳來喜氣自京華女壻許子

原時官工部吾孫未可虛中饋此女由來長外家自次女亡即撫養於

吾家時止四歲耳卻為綢華彭氏孫婦所居室名三太息更因慧福次女樓名

一咨嗟惟期早日成嘉禮老我崦嵫暮景斜

廣東梁垣光星堂善刻玉花農屬刻小玉章見贈

大不徑寸刻字一百四十二神乎技矣爲賦一詩

往者吳縣王蘊香能於胡麻寫細字一粒胡麻兩面書

其字五十而有四

詳見第十二卷

行列整齊筆致妍此已人間

稱絕藝要止目力過常人運動婉豪未爲異異哉粵東

梁星堂善以鐵筆刻玉章借問玉章大幾何建武銅尺

一寸方刻我福祿壽輒歌我歌雖短頗亦長凡二十句

句五字百字分布爲九行前有題目後有跋姓名年月

無不詳一百四十有二字字字工妙窮微茫一尺絹繡

七卷經古稱神女盧眉娘今觀梁君刻此印當使眉娘

走且僵嘗讀櫟園印人傳切玉如泥不多見皜臣死後

良工歇樊榭山人有餘戀

腐臣死後良工歇樊榭句也腐臣江姓

後來妙

手祝漢卿其技亦殊令人羨寸石能刻百餘字奏刀從

容目不眩要之刻石非刻玉孰易孰難不待銜梁君今

年六十餘目力腕力仍如初其壽曼衍不可量其藝精

進當何如異日

朝廷倣古制鐫刻剛卯驅夔魑

剛卯之制

長寸二分方六分刻六十六字見後漢輿服志

梁君絕技世所僅固宜徵召來

公車豈惟列名技術傳或且待詔承明廬老夫何幸得

此印自應什襲而藏諸流傳五百餘年後人人珍重如

瓊琬

九月十六日舟泊石門薄暮雨雪積寸許時距霜

降甫十日耳詩以誌異

纔看佳節過重陽六出飛來太覺狂青女司霜兼及雪
淮南子云青女乃出以降霜雪黃花傲雪甚於霜觀時已悟堅冰至卜
歲還愁晚稻傷薄暮石門城外泊禦寒賴有酒盈觴

寄題臨平孫氏謙六堂

余家與孫氏有連余自十歲至十五歲讀書其
家之謙六堂有樓曰硯貽乃余輩挾冊呻吟晤地
也樓燬於兵亂後重建撫今思昔爲賦此詩

謙六堂前桂已摧硯貽樓下首重回吳三汪六皆黃土
賸有白頭俞二來

吳汪皆往時同學少年也

於右台仙館遣嫁張貞竹女士口占兩絕句

記得相逢十載前愛他真有筆如椽至今鶴字存留在

寫足霞光八尺箋

貞竹曾書一鶴字見贈其長八尺

洞房酒後集簪纓一笑來將行輩爭都說曲園女弟子

今朝下嫁小門生

所適錢君英甫乃花農門下士

十一月初八日許氏第六外孫女來歸再紀以詩

四齡到此髮鬢鬢

女自幼失母育於我家來時止四歲

今日來歸亦美談

擇壻可能似溫嶠薦賢深喜得曹參

此舉乃亡孫婦彭氏遺意也余戲比

之蕭何薦曹參自代

願孫早茁蘭芽秀使我稍嘗蔗境甘七十耄

翁無久計

鄭康成說年餘七十曰耄

惟存後望是多男

題李小池刺史環游海國圖

地圓之說本曾子地球之名從此始緯書稱地有四游
古人固已喻其理然而地猶雞子黃水包其外何茫茫
禹鑪禹京父子不能易而處東公西母夫婦不過遙相
望漢掾甘英到西海大秦條支厯厯窮所在沮於安息
船人言臨流而返氣何餒自從泰西各國來敝關周行
地軸如循環朝聞陶珠南海至暮見法顯西天還偉哉
李謫仙豪邁恥家食發自吳淞江周厯徧異域中華之
與美利堅頂趾倒顛適相值我國亭午日正中其地夜
半天猶黑乃信地體本來圓一孔腐儒固不識自西徂

東若轆轤自夏至冬猶須與計日二十六旬外記里八
萬五千餘爰以耳目所聞見繪爲二十有四圖鯨渚魃
海險更惡虬柱虹梁麗且都鵬騰黿倒可怖畏鸞歌鳳
舞堪嬉娛有時重洋受顛簸幾疑赫怒攫天吳有時山
椒恣登眺仍將清話招浮屠船車楫馬走儵忽尺淵寸
島工描摹豈比方士作譌語蓬萊圓嶠兼方壺嗚呼黃
帝以來定九牧海外九州擯弗錄千年隔絕今又通天
意殆將舊軌復嘗聞半部論語可以治天下今則孟子
一篇足切要之言曰反本刑罰從輕稅歛薄耕於其野
行於塗無不欣然得所欲鄰國仰與父母同海外九州

盡來屬羣公辛苦議更張無乃下喬入幽谷因君此圖
發長歎迂哉吾言聽者孰

周黃鐘玉律琯歌爲吳憲齋中丞賦

黃鐘之管長九寸班志鄭注無不同陰律以銅陽律竹
此說本於鄭司農後鄭說與先鄭異十有二律皆以銅
黃帝造律雖取竹亦聞黃帝律用玉舜祠襄豕得皆符
誰謂取材必嶰谷王莽始變而用銅兩鄭所言均未塙
以上並本晉書志至其長短初無聞古傳三寸有九分又云黃
鐘管一尺史志所載何紛紜後人謹守九寸說班鄭云
云吾亦云要其受黍千二百自漢以來莫之易如何多

算有參差各因其時所用尺隋開皇時稽古制有辛彥
之有鄭譯自漢晉至後魏周尺之大小竟懸隔同長九
寸徑三分受之以黍有寬窄或九百黍不能容或二千
黍猶可益惟遵銅籥蔡中郎不多不少逢其適宋代鐵
尺亦與同惜哉其一未如額此由庖腹有盈虛拙工使
然何足責以上並本隋書志今欲追定古黃鐘古尺端宜先考

嚴密齋中丞富收藏羅列古玉千百方珧華黎綠滿几
案琥璜珽琯圭璧璋修短豐殺各殊異手摹目矚心忖
量乃知周時有三尺一一爲之言其詳俄於秦中得玉
珎玉色潔白微兼蒼證以所定摺圭尺實得一尺二寸

長內徑七分又有半宛如解竹空中央適受一千二百黍減一則弱增則強定爲黃鐘古律琯考驗得實喜欲狂出以示我我亦喜君更爲我言其理天之大數十有二黃鐘陽律宜準此九寸舊說未可拘古來沿誤自班史隋志考定諸黃鐘嚮壁虛造無一是今以古尺定古律乃是實測非虛擬萬事根本出黃鐘度量權衡從此起上自 朝廷下郡國大而宮室小杯匱皆可是則而是效無不有綱兼有紀方今人人言變法先民規矩棄如屣古制疑將一掃空毒過秦坑更倍蓰何圖此琯出此時天意茫茫必有以或者猶未喪斯文樂備禮明當

可俟願君持此獻明堂制度考文佐

天子

卽事有感

世事茫茫不可論一重公案此中存請開海禁宋文恪

今日輪車走墓門

宋文恪公墓在婁門外時開火輪車路適當其衝公諱德宣字右之康熙

朝賢相也然請開海禁實自公始

除夕口占

除夕仍開餞歲筵又添新婦更欣然家風只與常時似
世事驚看逐日遷冉冉衰齡春有限茫茫後路海無邊
行當再見唐虞盛屈指天元九十年

余於道光丙申年入縣學至今光緒丙申六十年
矣追念前塵憮然有作

光緒二十有二年老夫行年七十六歲陽在丙歲陰申
六甲循環如轉轂後丙申溯前丙申余年十六未冠巾
始以文字試郡縣有司程式粗能遵衡堂史公來校士
倖博一衿青其身歷數名場得意事此是生平第一巡
是時海內猶全盛丹徼青冥都息警萬里提封元版圖
百年休養漢文景逾兩年有黃鴻臚力言民患猶未除
請塞漏卮培國本欲以法令懲頑愚中外會議僉曰
善煌煌厲禁懸通衢邊帥奉行稍過當實始挑釁波斯

胡踵其後者變其議竟以和戎爲上計和議旣成海禁
開從此蕩然無限制中間又值大亂來轉戰十年殊不
易中原無復有金湯一任狼隴來嗅地去歲邊釁開東
洋蠻煙蜚雨何茫茫但有鼓鐘延海鳥竟無弧矢拒天
狼結贊要盟馬莊武維州棄地半奇章不獨黃金擲虛
牝并教黑胄掃文昌議強議富紛然起變法行從取士
始莫將八股困英雄且握六觚窮物理喇第諾字譯華
文歐邏巴人充教士光學化學妙無窮尼山俎豆將祧
矣舊德先疇不復存矜奇弔詭伊何底前丙申至後丙
申人事變遷竟如此六十年來老秀才撫今思昔不勝

哀遂將世上滔滔事都向心頭歷歷來旁人爭爲衰翁
喜今歲重來游泮水誰知一領舊青衫斑斕漬透憂時
涕

青楊歎

蘇州盤門外有地曰青楊時於此創設纁絲紡紗諸
局平治地基掘出骸骨一萬餘具且有甚異者余爲
賦此歌以寄浩歎

漢廣川王好田獵境內古墳皆被搨魏王鐵冢掘到泉
袁盎瓦棺穿見骨後來煬帝開汴河汴隄冢墓傷殘多
千載大金仙蛻骨亦遭浩劫無如何嘗疑此事未堪信

小說家言難盡聽誰料吳中真有之古事茫茫今可證

一從機器西洋來紗廠絲廠同時開盤門城外青楊地

千夫椎鑿聲如雷哀邱莽莽無封樹舊是義園叢葬處

閃爍青磷黯有光縱橫白骨森無數冢中枯骨亦太奇

或黔或赭或則黝骨色不同或云地氣使然或爲白鼠走躑躅或爲

赤蛇蟠躑躅皆塚中所有者更有一墳完且固巨靈力擘纔呈

露中有梗枿兩具棺不知何代何人墓一時吳下偏傳

聞傾國來看冥漠君名流憑弔孫王冢盤門外孫王墓或云孫堅或云

孫策宋騰歲有記明虛熊有辨婦豎喧傳閭老墳得枿

今相傳亦被發然實無據也二父老相傳云王閭老墳然明代王文恪公整墓在東洞庭王文肅公錫爵墓在閭門外則此亦不足據

無義士同陳向枯骸八萬將收葬

尤中書先甲主錫類善堂之事使人檢拾

掩埋然日數十輕舫載不完半填沙土半隨浪鳴呼重

不暇給也

泉一閉便千秋誰料中郎善發邱劇賊如逢朱漆臉識

言豈應劉黃頭陰風慘淡無從繪每過午時天必晦自

月來大

率如此今宵雨雪作宵雷

二月初五日大雷電初六日大雨雪

人事天時

吁可慨纔完商局又洋場日夜丁夫舂搗怵道畔髑髏如解語莫將至樂傲侯王

歲暮歸書圖爲孫仁甫明經題

武林孫氏藏書九千萬卷乾隆間開四庫館孫氏進書甚多宋杜大珪琬琰集其一也四庫著錄由翰林

院鈐印發還庚辛之亂藏書散失亂後蒐訪僅得十
一乙未歲除有以書求售者卽琬珍集也仁甫以洋
錢五百買得之繪歲暮歸書圖命其子康侯茂才入
山求詩爲賦此篇

武林孫氏推名族故家不僅森喬木九千萬卷舊收藏
富敵石渠與天祿四庫館啓乾隆年詔求遺籍窮
垓埏君家進書最夥夠至今著錄存文淵中有名臣琬
珍集宋紹熙年杜氏輯密行細字色黝然百七卷書猶
宋刻蘭臺采錄仍封還玉堂鉅印何媿爛頓令此書倍
增重重其曾自天家頒嘉道升平人共慶湖山歌舞

猶全盛坐老縹囊緇帙間瑯環福地安能勝無端大劫
遭紅羊末流積毒歸錢唐傑閣文瀾付一炬何論杜庫
兼曹倉亂後歸來搜墜簡多少煙雲重過眼千百之中
十一存汾河委筴知何限去年臘月歲云徂有客攜來
一袂書發函瞥視得此集珍重何啻瓊瑤如賈人僅佔
逾常格縱典魚須非所惜酬伊王面五百錢還我家傳
十六冊自從西學興西洋光學化學窮微茫一時異論
遂蠱起幾疑吾道將淪亡今觀此事余心慰故物青瑣
未可棄士食舊德猶有期天喪斯文知尙未君家橋梓
盡名流弓冶箕裘世澤留盜情良工重影寫臨安舊志

其雕鏤

君去年重雕臨安志三卷亦當時進呈者也

石屋嶺觀明人霍韜題名

石屋嶺下有一小洞曰乾坤洞亦曰小石屋其旁又有一洞狹僅容人深可三丈餘不知何名洞口刻字云余應兆霍韜同游嘉靖癸未又四月十二日按明史韜於正德九年舉會試第一謁歸成婚讀書西樵山世宗踐祚除職方主事癸未乃嘉靖二年或正其自家赴闕之時自廣東至京師故經由杭州也韜卒於嘉靖十九年年五十四則當生於成化二十三年其成進士已二十八歲何婚之遲也計癸未年已三

十七歲矣余應兆不知何人與韜同游遂得留名幸
矣

文敏題名古洞旁想因赴闕過錢唐山中已了讀書事
殿上將陳議禮章青史紛紜徒聚訟蒼苔剝落尙成行
翻憐碌碌同游者空谷長留姓氏香

前詩序中所云余應兆實查應兆也余偶誤記耳
丁君松生以拓本見示查之爲人頗非碌碌者又
賦此詩正之

石墨摹來再細看磨崖名姓未曾刊底須青史留佳傳
明史自有蒼生頌好官
官山東參議及淮徐
兵備道所至有聲
大禮是非

無所附權璫氣餒不能干何當更向吳中問墓道崇碑

或尙完

查字瑞徵長洲人正德辛巳進士除工部主事

入調中官據上坐笑引却之尙書林俊以忤中官被逐疏請召還後歷官至河南布政使詳見蘇州府志蓋據劉鳳所撰墓志也按辛巳爲正德十六年明年卽嘉靖矣檢明史七卿表林俊嘉靖元年四月任刑部尙書二年七月致仕則查釋褐卽權稅浙江與霍同游正此時也然林俊致仕非被逐劉志小誤

有二蝶飛集曲園一卽飛去一墮蛛網死取視之

大如掌色純綠亦異種也爲賦綠蝴蝶詩

漫將蝶粉配蜂黃別樣風神別樣裝誰料蘊蘊漆園叟
竟成楚楚綠衣郎飛來窗下疑鸚武挂向枝頭卽鳳皇
想是花神弄顏色借他翠袖襯紅妝

七夕戲作

七夕拜雙星乞巧亦舊俗遲可至十月

說本開元占經早或用

初六

見宋陳觀歲時廣記及明沈德符野獲編

要惟七月七故事聞之熟今

歲天氣佳候已過中伏一雨喜新晴庭院淨如沐更有
蛾眉月娟娟懸屋角兒女援成例焚香更然燭老夫亦
好事不辭拜匍匐自惟愚且魯至老猶碌碌但能如弦
直不能爲鉤曲但知抱古心不知悅今日方今大巧開
事不從其朔人可行於空海可化爲陸應變圓如環趨
時疾於鑢而我獨何爲困守愚公谷天孫幸憐我塊然
若一璞鈍根爲我拔靈泉爲我沃庶幾破混沌不憂困

躊躇天孫聞而笑所見胡不卓吾方憫世人機巧競馳
逐履蹈辭故常師資求異族不就馳驅範不遵布帛幅
蟬羽較重輕蟻封計盈縮精氣偷列缺神功奪阿育奇
想從天開絕技矜我獨異說遂風行禍心已陰蓄如何
人不悟信好日以篤效顰自謂妍逐臭翻言馥豈知勝
其巧惟在守吾樸吾願世之人不雕又不琢風俗洗澆
漓紀綱守嚴肅農夫服先疇商賈循世鬻伏臘從鄉風
兒童赴家塾毋喜其新聲毋眩其奇服毋攘人之瑜毋
失己之鵠毋芸人之田毋離我之局民風比懷葛世運
追軒項參魯而柴愚工樸而商慤甘抱漢陰甕恥襲邯

鄆蠲願遵四達衢畏走九疑麓彼卽以巧來一笑非所
欲其事吾弗爲其書吾弗讀人巧我則拙制勝以此足
再拜謝天孫斯言幸我告守我定盤珠養我不材木飽
我家常飯閑我環堵屋耳目杜聰明身世忘榮辱問奇
謝楊雄歸眞師顏歎曰相糊塗人郭令癡聾福其衆陶
陶然期頤不待祝

告西士

西士固好奇我好奇更甚嗟爾西士人奇巧猶未盡但
知爲火器流毒何其忍電綫與火輪能以遠爲近究之
何所益徒爲識者哂馳驚八極外眞乃擲虛牝爾果有

巧思我當爲爾引試舉一二事能否爾自審

有生必有死賢愚皆同之乃有道家言謂可自主持火候養丹田精液生華池交合配龍虎胎息成嬰兒其書雖具在其語殊支離鉛汞何所取爐鼎何所施此是一大事爾盍爲深思魏伯陽之易張平叔之詩無不窮其奧兼能攻其疵著書立一說要使人人知遂令蜉蝣質同爲龜鶴姿上追李八百下及陳希夷爾能爲此否當以爾爲師

老成子學幻四序爲變遷盛夏冰皚皚隆冬雷蕭蕭及讀抱朴子書有黃白篇言雲雨霜雪雖皆由於天可以

藥爲之與眞無異焉乃知人之力可奪造化權魏書西域傳有國曰悅般國人有奇術疑神又疑仙爲風風刁調爲雨雨連綿參觀此諸說神妙眞無邊三里五里霧豈得云訛傳爾誠有巧思於此宜鑽研倘逢旱魃虐良苗皆焚焉爾爲作霖雨露被陌與阡倘逢黑蜮災隴上堪行船爾爲出杲日仍可驅烏犍遂使人間世歲歲大有年但有和甘福而無陰陽愆菽粟如水火箱萬倉斯千禮義生富足盜賊銷戈鋌熙熙與皞皞如在羲皇前爾能爲此否人必稱爾賢

丹砂化黃金漢時有此說樂大李少君借此行其譎然

而神仙家又言眞有益或煮土而凝或燒鉛而結茅君
與葛翁似皆得其訣五代李道殷并能化以石南唐耿
先生又能鍊以雪其事既有徵其說自難蔑儒家固弗
言民用實最切爾誠有巧思盡試一搜抉點化果有成
家家皆金穴府藏旣充盈度支無匱竭下逮鄣屋民衣
食總無缺大可絕戰爭小可泯盜竊何必事通商水陸
走机陞何必事開礦發掘到山骨朝饗而夕飧冬裘而
夏葛如取亦如攜無巧亦無拙官不知賄賂民不知攘
奪道路有饑糧門戶無扃鑰無懷葛天民視此亦何別
爾能爲此否勿云吾不屑

天旣付爾聰天旣付爾明嗟爾西土人自命良非輕挾
其心計巧欲與造物爭上可極九天下可窮八瀛如何
所造作徒以資縱橫爾知變計望爾能專精於我諸
所說屢勉觀其成天必錫爾福萬國同昇平

詠古

秦皇并六國天下合爲一魁柄不下移號令不旁出漢
唐以至今相沿皆一律骨肉無篡弑家國無夷滅僉謂
此制善戰爭可永絕然而四海廣難以一人治一人之
耳目天下交蒙之簿書日以積法律日以滋堂廉遠隔
絕情僞難周知上旣豐其部下各行其私政以賄賂成

柄爲胥吏持文誥雖備具綱紀皆凌遲君門萬里遠乎
顓無所施郡縣之天下積弊皆如斯民窮則盜起養毒
成瘡痍一夫走跳踉萬里無城池四夷窺我隙全集如
通達中原何蕩蕩無復存藩籬互市徧內地開第居京
師海且化爲陸夏且變爲夷閉關固不可學步徒見嗤
不知蒼蒼者此後將何爲必欲救其弊莫如復封建封
建之難復智愚所共見試觀西漢初不僅有郡縣大啟
諸侯王帶礪頒金券不過數十年忽焉消如燬根本旣
不牢宗社豈能奠必待大變後兵荒四海徧終歲不遇
春終朝不見睨村落無夜扃林木有春燕民生於其間

生計無一綫人人困毒痛處處愁昏墊遂有豪傑士出而承其變一呼衆皆應一舉衆皆願始一鄉一邑繼愈推愈遠家各自爲守人各自爲戰方圓數百里奉之使南而小亦百十里稱孤不爲僭是卽古諸侯不必冕而弁君亦不其尊民亦不甚賤耳目所能及黑白無能眩視民所好惡若己之恩怨國相則鄭僑邑宰則言偃教不外里塾官不設曹掾兵卽寓農田富惟資穀絹各正我封疆無勞爾郵傳旣已內治修何有外憂辭爰有聖人作一出人皆忭善政所流行仁聲共欣羨萬國羅歌謳四方修貢獻是卽古天子無勞舜禹薦要其所自治

固不踰畿甸此外從其宜各有邦之彥天子坐明堂慶
讓示懲勸方岳巡侯封輶軒采民諺中外盡昇平乾坤
皆清晏何必軒與義此象應重見惜無彭與喬吾言竟
誰驗

分久則必合合久則必分天下之大勢古人有是云但
其所見小未足窮無垠只就九域內區別町畛畛北不
越幽薊南不踰粵閩東不出遼瀋西不過峨岷時而爲
三國正閩爭斷斷時而爲南北史傳徒紛紜豈知大九
州州各環以海其在皇古時九州盡來滙鄒衍猶知之
所言固非給後王德不及一州自爲宰茫茫六合外擯

棄吾勿采蓋自黃帝來不知幾千載分久則必合閉久則必通時既逢其會天亦開其蒙心思之智巧耳目之明聰豈惟絕一世直欲無化工電綫捷如響火輪迅於風雷可出自海人可行乎空遂令禹迹內皆有海客蹤豈儒不知變成見猶未融謂可絕其使謂可摧其鋒豈知天視下廓然而大公皆吾所覆載無南朔西東分久而欲合誰能違蒼穹東鸛與西鰈會見皆來同久之同文字學校彼可充久之同風俗嫁娶人皆從此謂一大合不復分華戎三國南北朝小哉蟻與蜂要之合與分無一非天意分合若循環合易分亦易更歷千百年天

意又有異不過反掌間閉關絕其幣舟車斷往來主客
廢交際完我清靜天還我乾淨地惜無千載人不能見
此事吾儕生今日空灑憂時涕守先以待後舍此無良
計

佛氏談世界三千大千世界在何許此語空流傳西
人創新說頗足證其然日月與五星各自成一天亦有
人有物亦有山有川推之於恒星無量復無邊多若恒
河沙悉數誰能全疑佛大神通固嘗游其間不然佛弟
子安得無疑焉古說九重天第一重爲月其上水與金
又其上爲日火星與木土與日又懸隔其上恒星天迴

乎不可測惟月去地近與人疑可卽嫦娥竊靈藥奔逃
到月窟此雖悠謬言乃自歸藏出淮南之所載張衡之
所述得無真有之流傳自載籍及讀起世經詳言月宮
闕高十六由旬廣則兩之一中有月天子其壽歲五百
我疑佛曾游是以能具說其後唐明皇曾作月宮客此
固不可信要亦不可闕安知方士輩不真有此術又聞
水晶宮曾容盧杞謁向皆斥爲誣今亦未敢決西人取
輕氣製之而爲球飄颻乎高翔上與浮雲浮奇肱之飛
車當亦與此侔御風列禦寇對之瞠其眸傳至百年後
其制宜更優豈獨翔寥廓豈獨凌滄洲月宮竟可到法

曲堪重偷更進而愈上何異乘飛蚪日輪或難至火烈
無能留金水兩重天儻皆人可游下土衆蟻蝨天路行
夷猶張騫到銀漢李賀登玉樓八十一萬里從此堪置
郵我言偶至此聞者笑不信不知非妄言吾說本經訓
絕地與天通見之於呂命可知皇古時天人固相近天
神或下降地民或上聘周書與楚語其說兩堪證聖人
惡其然謂非理之正乃命重與黎絕之務使淨苟非舊
曾通何必新著令我恐今之世地天又將併精驚乎八
極心游乎萬仞非不快一時無乃非王政何當命重黎
清問侍虞舜

傳曉淵茂才以其先德江峯先生梅嶺課子圖題
題率書一絕句

白雪嬌兒白髮翁梅花嶺畔舊儒宮笑他處士林君復

難把詩篇課羽童

舊題本二絕句不存於稿曉淵因請存之乃補錄其一時曉淵已登拔萃

科不負乃翁之教矣

東書房有梧桐樹高六七丈爲蟻所穴其中空焉
風雨之夕殊爲可慮因伐去之而悼以詩

枝高百尺力難扶雨雨風風更可虞解腕壯夫非得已
當門芳草竟須誅新夢尙望陳根茁雙植俄驚隻影孤
右畔一手種梧桐今若此老人自願一長吁
殊尙注

言十一
彭氏孫婦之亡二十有七月矣命兩曾孫女釋服而移其主附祀先人神机漫賦一律

三年歲月過逡巡往事回思總不真
新婦賢聲猶在口嬌兒素服已離身
自憐白髮難親送是日余以小病不出且喜紅
闥有替人何日阿侯眞入抱泉臺應亦問頻頻

偶檢舊書得枯蓮一瓣書五言絕句六首似是詠
荷花者末署丙申七月子振書其人不知何人其
年則必道光丙申卽余入學之年也今六十年矣
爲書一絕句於其上

一瓣枯蓮兩丙申舊時花對舊時人
青衿黯淡無顏色

白石紅欄句尙新

蓮瓣所書其首二句云同文白石塘亞字紅欄曲

尤麓孫哀詞

趙孫名瑩臨海人肄業詁經精舍篤志好學壯年殂
謝臨歿歎曰吾功名不成無所恨恨不得再至西湖
一見吾師曲園先生耳其婦殉夫同日死嗚呼是皆
可哀也

尤生古之人樸茂含美意所嗜惟學問不知有餘事每
讀一書竟貫弗其大義千緒與萬端條分而件繫爲我
作年譜摭拾頗云備嗟我一腐儒瑣瑣何足記去秋歸
臨海云就有司試試旣無所得一病竟長逝上有父在

言十五
三
堂下無子可嗣與我獨拳拳至死猶不替不恨百無成
恨不再把臂其婦亦賢淑湯藥經年侍泣問君已矣將
何爲妾計君呼楮墨來手示以二字一節又一烈聽其
自位置婦曰吾決矣潛以烈自誓君死婦亦死棺槨竟
雙具此夫與此婦迴與世俗異嗟我老而衰久溷人閒
世碌碌抱經術將爲世所棄惟望二三子起而張我幟
今又弱一个吾道殆將廢

送孫女慶曾還温州并示孫壻宗子戴

辛苦從夫去呻吟帶病行老夫猶自可汝母若爲情鬱
鬱心頭事迢迢海上程臨歧無待屬壻意自分明

松生又於乾坤洞搨示明人李元陽題名再賦一
律

李元陽字仁甫雲南太和人嘉靖丙戌進士選庶吉
士歷官至荊州府知府世稱中溪先生淹博爲滇士
冠楊升庵以畏友稱之其爲御史巡按福建時刻十
三經九行本至今稱善焉

諸老名從古洞題訪求又得李中溪至今滇士心猶折
在昔升庵首亦低尙有經書閭舊刻豈無歌頌楚遺黎
大梁開府同鄉里景仰風徽試一稽
豫撫劉景韓中丞
浙時曾購求所
刻十三經而去

三歎息

始皇焚書二世滅漢興乃除挾書律禮樂詩書未盡灰
山厓屋壁隨時出皓首經師苦講求專門弟子同傳習
豈無僞書如張霸豈無異說如王弼後來理學出程朱
又與漢儒門逕別要是同由孔氏來尊儒重道無他術
自從西學來西洋細入微茫不可詰尼山舊位幾從祧
利瑪新書方競譯慨自二千餘年來六藝表章空費力
一齊付與水東流老夫爲之一歎息

明季空疏經學絕 本朝右文重採輯順康以後到乾
嘉老輩鉅儒時一出顧閻毛惠導其前江戴段錢益加

密尚書討論古文僞周易闢正先天說聲音訓詁通乎
微制度典章核其實儀徵相國集大成學海堂書成巨
帙前有通志何足言後有南菁庶堪匹自從西學來西
洋阮王兩刻皆拋擲慨自二百餘年來諸老抱殘又守
缺一齊付與水東流老夫爲之再太息

嗟我明年七十七垂老回思少壯日雕蟲小技事詞章
漢注唐疏均未識中年官罷居姑蘇妄擬名山留著述
博觀國朝諸老書最喜高郵王氏說明堂修廣有新
圖卦氣陰陽殊舊術親屬安排三黨九亂臣考定十人
一大而典禮精參稽小而字義細搜擷春在堂書行海

內卷帙已經逾四百畧窺南閣祭酒門翼參東漢嗇夫
席自從西學來西洋從此研經將輟筆慨自四十餘年
來暑日寒宵常矻矻一齊付與水東流老夫爲之三歎
息